



奇遇毛里塔尼亚的 生命世界

撰文
邓海霞

猴面包树 摄影 / 马宇龙

如果你到过非洲毛里塔尼亚这样的热带国家，一定会对那里的沙漠和海印象深刻，这里的人们把沙漠和海比作母亲，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一千多年前古代阿拉伯人逐渐渗透这个地区，奴役了这里的原始黑人并和他们逐渐融合。阿拉伯人带来了伊斯兰教教义和文明，也改变了他们的饮食和其他习惯。这里有着漫长的大西洋海岸

线，有着一望无际的西撒哈拉大沙漠。在沙漠里饲养牛羊和骆驼，在大海里捕捞各种鱼类，沙漠和海既是日常风景，也是毛里塔尼亚人民赖以生存的生命源泉。这里有着浓厚的伊斯兰教文化和阿拉伯风情，既能在古城堡、清真寺安安静静、无所事事地消磨时光，也可以在撒哈拉沙漠里徒步，痛快地大吃烤羊排，还可以漫步在大



阿拉伯民居 摄影 / 邓海霞

西洋沙滩，尖叫着冲进波涛澎湃的海浪里。在这些宜静宜动的活动中，我最钟情的是挎着相机，走街串巷，穿沙越海，寻找那些可爱的热带动植物，并且乐此不疲。拍摄并非我所长，画动植物也不是我的专项，只是觉得奇、美、可爱而留下它们的身影，其实不在于拍摄事物，而是在于关注自然，欣赏生命。

比起开放在花瓶或花盆中的花朵，禁锢在动物园、海洋馆里的动物，生长在这里的动植物更为灵动，有种肆意开放、自由生长的野趣。动植物其实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既养育了人类，又装点了人类的家园。哪怕是再简陋质朴的家园，有了动植物的装点，便有了生气。

三角梅是著名的热带观赏树种，在毛里塔尼亚，人们喜欢在房前屋后种植三角梅。即使这里的气候干旱少雨，也不影响三角梅的生长。靠着充足的光照和极少量的水，三角梅仍然开放得绚烂至极。玫红、青紫、粉白的叶状苞片花跳跃在绿得亮人眼的藤蔓上，或盘踞在屋檐墙角下，或飞檐走壁、旁逸斜出到高墙外，这是平常人家最常见，也最美丽的景致。我曾经居住过的院子里有一株靠近墙角的三角梅，毛里塔尼亚的夏季白天

温度高达40℃，夜晚却十分凉爽。有一段时间，我几乎一个月忘记给它浇水，它竟然没有萎靡，艳丽的玫红仍然跳跃在枝头，那旺盛的生命力让我为之震惊。平常之余，我走街串巷，总喜欢到那有花的屋檐下逗留。美丽的阿拉伯风格的小门和高墙，总有多情的三角梅伸出，一簇簇，一团团，粉得像霞，红得似火，白得如雪，好一幅“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意境。不过，“意态由来画不成”，总让我生出“一生最爱是



牧民的小羊 摄影 / 邓海霞



三角梅 摄影 / 马宇龙

天然”的感情。当然此情此景也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有体会。

凤凰花和夹竹桃也是毛里塔尼亚常见的热带植物，这两种花的颜色都十分艳丽。凤凰花植株高大，树叶浓密而深阔，树冠横展而下垂，能够很好地遮蔽热带强烈的阳光。它们性喜高温、多日的环境，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能繁茂生长。让人惊奇的是，毛里塔尼亚不仅有红色的凤凰花，还有极为罕见的黄色凤凰花。在毛里塔尼亚的植物中，我对夹竹桃花也非常着迷。记得小时候，院子里常种植成片的夹竹桃树，细密的叶子枝头挂满粉红的小花，一阵风吹过，飘满幽香。不过，大人们常告诫我们夹竹桃的汁水有毒，让我们小孩子不要靠近它，但那艳丽的花朵，小孩子又怎么能躲过它的诱惑，总忍不住拿到鼻子下嗅一嗅，多么的香甜，还天真地坐在树下数着花的朵数。不知是不是有毒的原因，近些年来夹竹桃倒不怎么在中国种植，

但在毛里塔尼亚我又一次邂逅了夹竹桃，关于它的记忆再一次被唤醒。随处可见夹竹桃，我和援非医疗队的一位老队员都喜欢把它摘下，放在花瓶里养着，放一些福尔马林，它就可以开放很久。许是在非洲的日子太孤寂，那美丽的花儿装点了我的梦，让我无惧它的毒。

在撒哈拉沙漠里，最常见的抗旱植物就是牛角瓜和骆驼刺，几乎遍地都是。牛角瓜是十分耐旱的植物，又名哮喘树、羊浸树、断肠草，属萝藦科直立灌木，植株可高达3米。这种植物的形态十分可爱，嫩绿色的阔叶，叶面有蜡质膜和细细的一层小绒毛，叶面和叶茎折断后有乳白色汁液渗出；开白色或者紫色五角星形状的小花，结拳头大小的瓜。毛里塔尼亚人说这种植物有毒，所以就任其自生自灭，而同属热带地区的泰国人却十分喜欢用牛角瓜的花心，一种白色或紫色的五角星形硬质结构编制成花环底端的坠子，几个星



房前屋后的三角梅 摄影 / 邓海霞



左：夹竹桃 右：黄色凤凰花 摄影 / 邓海霞



沙漠里长着一棵牛角瓜树 摄影 / 邓海霞

形花心串联在一起的样子十分好看。让我惊奇的是泰国的牛角瓜是长圆形，而毛里塔尼亚的牛角瓜却是鼓鼓的大圆泡，看起来胖嘟嘟的，十分可爱。我十分好奇在这样干旱的环境中，牛角瓜的果实会不会也水灵灵的呢？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不畏剧毒地摘下一个牛角瓜，用手掰开，发现除了一层翠绿的外皮和内里稀稀拉拉丝瓜样的纤维结构外，就没有什么了。这样一个翠绿的大气球，瘪下来就那么一点点，还真有点失望，但转念一下，在毛里塔尼亚这种干旱的环境下本不就该结出这样的果实吗？

骆驼刺是一种低矮的沙漠植物，在毛里塔尼亚近海的盐化沙地上不经意地遍洒开去。骆驼刺的模样十分可爱，圆圆的浆果形状叶子，看起来饱满多汁，开一种玫红色的五瓣形小花。骆驼刺有着发达的根系，它的根系可达十几米，用来吮吸地下水，以保障自身的生存。骆驼刺的幼嫩枝叶不仅为骆驼的重要饲料，还被山羊、绵羊、马等所钟情，因此它是很好的青贮饲料。骆驼刺旁常伴生着沙漠宝物肉苁蓉。我们在毛里塔尼亚的时候，也会到沙漠中去挖寻苁蓉。这里的苁蓉个大肉厚，气味浓烈，切片后风干晾晒，然后泡水

上：仙人掌 摄影 / 马宇龙
中：牛角瓜的果子 摄影 / 邓海霞
下：骆驼刺 摄影 / 马宇龙

泡酒。但毛里塔尼亚人似乎对苻蓉不感兴趣，任其自生自灭。挖苻蓉时，经常会看到牧民放牧成群的牛羊和骆驼，那情景十分有趣。

毛里塔尼亚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近海鱼类十分丰富，也很容易钓到鱼。很多毛里塔尼亚人靠一根鱼线、一个鱼钩在码头一两个小时就能钓到一天的口粮，多余的还可以卖给码头的游客。我在毛里塔尼亚租住的地方离海岸线只有十几公里的路程，闲暇之余，我常常去海边钓鱼消遣。傍晚时分约上三五好友，带上沙丁鱼做成的鱼饵到海边垂钓，钓到十来点钟，少则能钓五六十条，多则能钓一百多条。最常钓上来的是鲷鱼和带鱼，也有黄鱼、鲷鱼、五道杠鱼等许多不知名的鱼类。石斑鱼肉质细嫩，在海鱼中属名贵鱼种，但在这里石斑鱼却多的是。石斑鱼喜欢以石洞为“家”，所以钓石斑鱼要找石头多的地方。但石斑鱼也很狡猾，石斑鱼咬钩后，会用力把鱼线往石缝里拖，常常制造一些麻烦来破坏钓具。有时候在海滩上，还会邂逅被潮水冲到岸上的漂亮大水母和无数只到海滩上产卵的小螃蟹等。兴致来了，我们还会到大西洋里游个泳。在这儿玩钓鱼游戏，每次都能“满载而归”，让你得到极大的乐趣，不用担心会遇到“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状况。

毛里塔尼亚，一个濒临大西洋的北非国家，大海沙漠，花草植被，牛羊骆驼，无不接近人性。我在寻找和邂逅毛里塔尼亚热带动植物的过程中，感受着大自然赋予的美丽和人与环境的友好和谐。动植物在自然赋予的生命权利下完成自己的生命历程，带给其他物种及人类以营养，也装饰着人类的家园，不也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吗？



上：海边垂钓，很容易钓到鱼 摄影 / 邓海霞
下：沙漠里的骆驼 摄影 / 邓海霞

作者简介

邓海霞，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2010年至2013年由国家汉办派至老挝国立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任公派汉语教师，文章多次发表在《东南亚研究》《光明日报》《法音》《花卉》《丝绸》《世界汉语教学通讯》等刊物上，并为新华社万象分社采写新闻多篇。

（责编 桑新华）

